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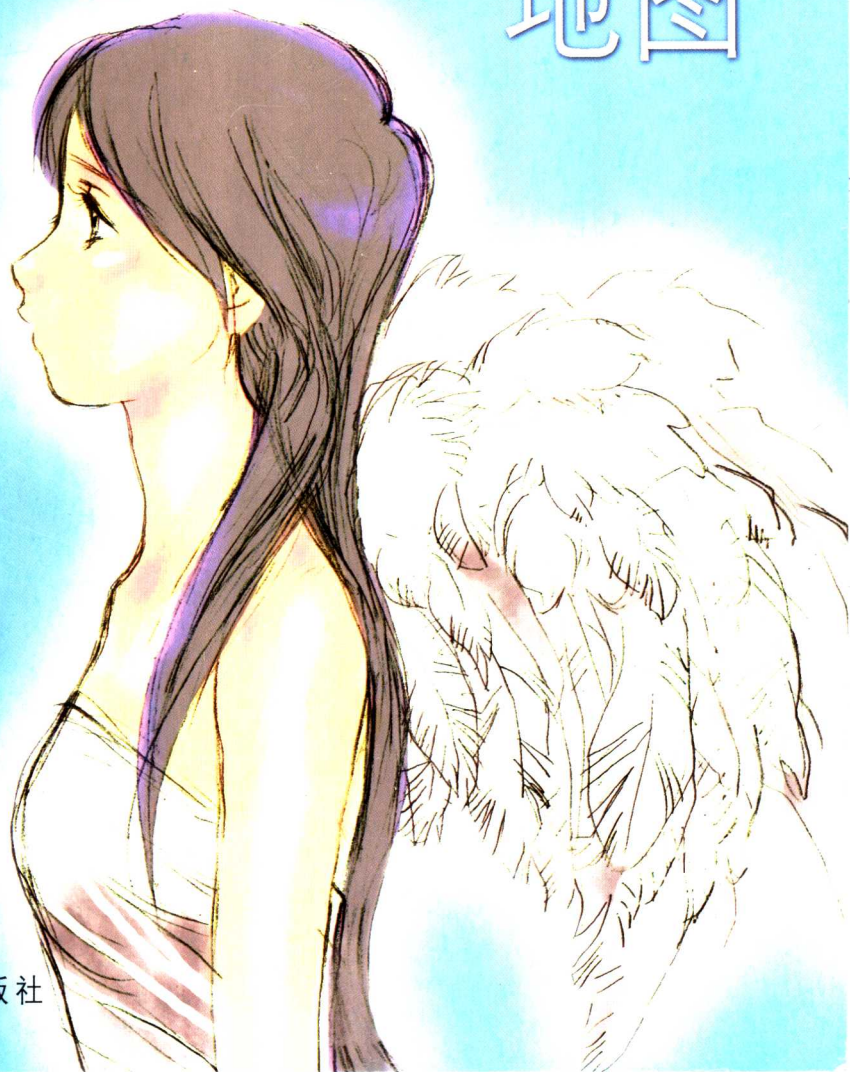
萌芽书系
MENGYA · SERIES

AMAZING 系列

萌芽杂志才子作文精选

二十岁文学

地图



辽宁教育出版社

贝塔斯曼萌芽书系



二十岁 文学地图

小饭 宁财神等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岁文学地图/小饭、宁财神等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9

ISBN 7-5382-7575-4

I. 二... II. 小...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1695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开本:640 毫米×965 毫米 1/16 字数:100 千字 印张:8.75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柳青松 张国际 策划编辑:刘颖

封面设计:杨钟玮 版式设计:杨钟玮

定价:12.00 元

目 录

村上春树

故事的三种可能性 无舛(1)

动物园纪事 吴飞(9)

玛格丽特·杜拉斯

溺过时间的逃亡 向敏(18)

隐喻——关于一个女人和一只猫 SOSOLALA(24)

古龙

决战紫禁之巅 流水剑客(29)

水泡小说 水泡(48)

张爱玲

董振保与红玫瑰 黎淳(55)

小晴 吴飞(62)

博尔赫斯

自杀 Lussborge(69)

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方块(74)

王小波

秃头老师 小饭(82)

二十岁遥望一生 曹新明(88)

塞林格

遥远的乌托邦 冷月无声胜有声(92)



2017/12



目 录

一切 风声鹤唳(102)

王朔

英雄罗丁 侯梦麟(111)

星之夙愿 宁财神(119)

加西亚·马尔克斯

消逝的影像 刘铮铮(127)

暴力童话 野狸红(131)

故事的三种可能性

□ 无 辨

Side A

我不知道 L 什么时候将会重返城市,所以我放弃了森林里同 L 在一起的生活,先行去到城市找寻 L 的未来。

此之前我从未到过城市。我住进 L 提到过的水杉旅馆。水杉旅馆周围并未种植任何水杉,只是 L 曾经提到过我才住进水杉旅馆。此之后我就一直住在里面。

住在水杉旅馆里我常常觉得冷。水杉旅馆高七层,这座城市里所有的建筑都高七层。我住在三楼的客房里,每天到七楼的餐厅用餐。水杉旅馆的餐厅是一个旋转餐厅,一小时零七分钟旋转一周。就是说你在水杉旅馆的餐厅用餐,只需坐在原地就可以看到城市四周的规模。由于所有的建筑都是七层,所以你视野可以极广。城市看起来就像一块饼干,四方方地向四周延伸。

夜夜有梦。梦一如既往地重复出现森林。森林在梦中呈现各种形状,圆的、扁的、长长如哑铃状、不规则几何体状……我在梦中问 L:“这就是传说中的城市?”森林已经开始下雪。梦作为一种无法抵达的想念重复不已。

每天下午我从两点开始给 L 写信,到四点写完寄出,五点到餐厅用





故事的三种可能性

餐。每天用餐我都能见到一个女孩。女孩并无突出之处，只因每天都能见到所以才注意。女孩容貌姣好，却是那种大众化的好看——餐厅女服务员大都是这个样子的好看。惟一略显出挑的地方是她脑后扎了个很小的辫子，约有二三厘米长的样子，随她走路踩着一种亭亭的节奏跳动。我向她打招呼的时候似乎她已早在预料之中，职业性的笑意中带着动人的亲切感。她叫 Y。

我与 Y 的接触日益频繁。Y 是我在城市中惟一认识的女性，也是我在城市惟一可以亲近的伴侣。Y 自幼生长在城市，我试图从 Y 那里了解城市，可 Y 对城市也不算了解。这座城市是扁平的，街区、建筑、心情、目光，都是扁平的；Y 虽有她的嬉笑嗔怒，她的心情一样不会起伏。可是我与 Y 日渐亲密，这似乎是我惟一恰当的生活走向。

除了写信，我每天的生活内容主要是看当天的报纸。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和采购必需的生活用品——如衣物和刮胡刀片之类——外，我基本很少上街。而在结识 Y 以后，我上街的次数逐渐增多。上街可以说毫无意义可言，Y 倚着我的肩，或把手插在我的外衣口袋里，一起走过一条条大街。城市的阳光通常很好，大街上尘土飞扬，冬季的风平平吹过，一边温暖一边硬冷，在这个毫无起伏的世界里，蕴藏着 L 的未来，我的守望和 Y 的家园。

生活毫无意义地持续，爱不需要心情的参与，相拥为了取暖，依偎为了生存。从这点上讲，伴随比永远可信得多。

然而我仍不间断地写信。

信 1：又梦见森林。城市除了水杉旅馆外，与你描述的并不合拍。还有一种孤独感，彻头彻尾的孤独感，与外界无涉。

信 2: 你会不会重返城市? 我还回不回得来?

信 3: 希望你画一幅森林的画来。

.....

信 n: 哪一天, 哪一天, 可以与你遁入森林深处, 任雾水在背后无声息地蔓延。

Side B

我自幼就生长在这座流言城市, 二十一年来从未出过城市一步。我对城市外的事一无所知, 可是就是对于城市而言我也算不上很了解。我只知道流言城市里所有的建筑都是七层; 住宅、商业区、公园, 全呈方形分布, 惟有河流曲折斗转。这种方形可能是理所当然的, 从小就听奶奶说, 天圆地方, 这意味着城市像一个方方正正的棋盘, 天空是一个半圆形的罩子扣在上面, 城市的边缘接在天空的边缘上。我从没想过离开流言城市。

常常有一种虚脱感。在长时间专注于某件事后就会有一种虚脱感, 仿佛自我一下子离身而去, 不知身处何地, 时间感觉也会完全失却。而凝神一下, 自己仍是自己, 自己永远摆脱不了自己。

惟一不变的是心情, 没有起伏。我知道在这座扁平的城市里, 心情都是扁平生长的。

二十一岁起我在水杉旅馆当餐厅服务员, 穿蓝颜色的马甲和蓝制服裙, 那一年我遇见了 F。最初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每天五点准时到餐厅用餐的男人。在第四次看到他时我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他的外表平淡, 他的内心却像一座森林一样起伏。





故事的三种可能性

第一次有一种心情上的触动。

我长大之后一直梳一个很小的辫子，约有两三厘米的样子，每两个星期剪一次头发以维持辫子的长度，这成为我一直以来所保持的习惯。F后来说最初注意我百分之八十是因为我的小辫子，我朝他报以甜蜜的微笑。我想习惯对于生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趣味、观念甚至一生的走向。每天在五点左右见到F，成为我之后另一个不离不弃的习惯。

我记不清是第几次见到F时他向我打招呼的，我只记得那天日里阳光明媚，即使到了晚上空气里仍有阳光的味道，他向我打招呼似乎早在预料之中，要不然我不会应得如此自然。

我也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对F有了深深的依恋感。从他第一次朝我打招呼后我每天都与他攀谈。水杉旅馆并没有规定服务员不准与顾客聊天，这给了我与F相熟以莫大的便利。一开始说话时间比较短，相熟之后说话时间渐渐加长。说话时间一长我就有一种虚脱感，好像自己附着于空气中飘忽的声音之上，这时候我需要拉住F的手，好像习惯从F的手心传来的暖热中寻找一种存在感。F的语音、眼神、体温起伏不定，这种起伏令我充实。

听F说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我丝毫不觉得他矫情。我相信他确自流言城市以外的某个地方而来，尽管我对城市以外一无所知。

和F一起的时间除了聊天，大都是陪他一起漫无目的地走过一条条大街。我倚着他的肩，或把手插在他的外衣口袋里。这时候我们通常不说话，偶尔F也会说些什么。F提到过城市的边界，他去过那里，他说当天天空像帷幕一般拉下，走入帷幕之中，呈现的细微感觉与心底某些业已丢失的东西奇妙地相和。我看着F，他的嘴角上扬。我说，可不可以也带我

去那儿？

我看出 F 心里有一座森林，一种守望，这是流言城市所绝没有的。虽然他在城市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哪怕他不能同化城市里绝小一个群体，我将伴随这种守望到底。

我终于见到了城市的边界，我跟 F 沿河流搭乘航船，因为只有河流通往城市的边界。经过五天的航程我见到了城市的边界，正值傍晚，浓稠的天空背后太阳正缓缓坠落。F 牵着我的手走入天空，夕阳霎时将我围绕起来。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神奇的阳光，如彩虹一般倒挂下来，挂在身上，挂过头顶，没有温暖，没有灼人，我感觉到以前常有的那种虚脱，我感觉到我的小辫子向上飞扬，我不能指挥自己，然后无所记忆，无所描述，一种感动深深刺进我的心里。我相信 F 花了五天的航程向我证明一种力量的存在。我想为一种希望喝彩。泪水涟涟。

Side C

日记 1：

F 说他走了。

那天早上起来就发觉 F 走了。他刮了胡子，却没有刷牙，这预示着 he 出门的征兆。

F 去了哪里？莫非他真的去了流言城市？流言城市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连同水杉旅馆，连同所有七层建筑，那都是不存在的。

日记 2：

北方森林开始下雪，积雪直没至膝盖。下雪在北方森林是司空见惯





故事的三种可能性

的事,每个季节都下一次。积雪延绵。森林只有在下雪的时候才是平展的,一望如银。F走后没有只字片语寄回来。我来到以前与F常去的酒吧。酒吧有人且静谧。招贴栏上还贴着F临走贴的蓝色n次贴,用大头针钉着:

L,我出去一下。

日记3:

今天是雪融的日子,小河解冻,疾速流动。F只在每次雪融的日子说一句深情的话。

我问他:什么是长久?

F:陪你把风景看透,陪你看细水常流。

日记4:

北方森林是没有两个人会长久在一起的。不管男人女人,还是男人与女人。森林里的人拥有永远也无法平静的心情与想象。外面的人都以为森林是完美的,企羡森林里人丰富的内心,以及人与人之间永远融洽的关系。其实他们不知道森林里谁都无法言说自己的内心,没有人找得到将自己和盘托出的机会。

积雪仍未融化,这场雪特别漫长,每天晚上手心和脚底都彻骨地冷。悲从中来。

日记5:

F说,北方森林里注定只有两个人能在一起,能彼此心契。F说我们

心情变动的节奏如此合拍,你感觉得到吗?我握紧F的手,从小到大我的手心和脚底都出奇地怕冷,今天是秋季雪融的日子,我第一次度过一个手心与脚底被暖热包围的雪季。

我说:我来自一个叫流言城市的地方。

F:那是哪里?

我说:那是一个扁平的城市,所有建筑都是七层。可能还有一座水杉旅馆,我如果回去,就会住在那儿。

F:那样的世界是怎样存在的?

我说:像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一样存在。

其实我深知流言城市并不存在,F不知道我的过去。

日记6:

在酒吧里第一次遇见F,他是一个话很多的男人,却只在每次雪融的日子说一句深情的话。

其余的时候他会写信表达。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长达7页纸,信的末尾他说,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倾诉欲,想把自己的内心和盘托出。我回信说,这是不是就是所说的“心契”呢,其实我也同样想诉说我的内心。

日记7:

F走后的第四场雪。我坐在酒吧的火炉边,酒吧里反复放着一首歌:

还记得当天吉他的和弦

还记得每段旋律的伏线





故事的三种可能性

我想我从出生就生活在森林里,是否就在等待这个与 F 的联结点? 这个联结点一旦出现,是否意味着以后的生活从此失去意义? 尽管我与 F 契合得相当完美,可是这种完美在生活中充当什么角色呢? 所以 F 要走,那出走又能换到什么样的未来呢?

日记 8:

我的心情终于一贫如洗了,所有起伏都被 F 带走,心情变得像传说中的流言城市一样扁平。再没有什么情节可以描述了,故事的所有可能性都以结束收场。

酒吧招贴栏的一张 n 次贴,比 F 给 L 的留言还早:

F,我相信一切绝对

F,你说过北方森林是没有尽头的,可以供我们终其一生向里行走

动物园纪事

□ 吴 飞

晴朗的春天的早晨，我独自一人去看象。

到动物园的时候，象们正挨个儿走出象舍分散到空地上。离我最近的那头在2米见宽的小河沟边找了草堆进食。我于河沟的另一边，在一棵粗壮繁茂的樟树下坐好。

由于一早的缘故，园内游客稀少。鹈鹕和天鹅在天际飞旋，善于歌唱的小鸟则排着队停在树梢。阳光暖煦，空气清新。这季节风不知从何方倏然吹来带翅的植物种子，棉白的种子不停在视线里打转。

象大约也陶醉其间。我细细观望象的举动，它侧面向我，极为悠然地用鼻子掠起一撮草放进嘴里，花时间咀嚼。动作之缓慢简直像是盒式录像机启动了缓放功能一般，与怡人光景相得益彰。

“今天不用工作？”摇摆舞大象阿舞开始左右来回摇摆。

“我辞了那工作。”

“哎？”

“和大学里的几个朋友自组了事务所。前几个月正为此忙活，好歹一切已安然上轨。”

“何苦？你，怎么想的？”它又卷起干草塞进嘴。

我苦笑：“我嘛，讨厌平稳的生活。事实上，在原来公司稳定，断不至于丢掉饭碗的。而我也并非对按部就班的工作不满，总之无奈罢了。”

“那么，辞掉工作的原因？”阿舞摇摆不停，空气中似乎存有非它不能





动物图纪事

听到的乐曲。

“我想试着重拾年轻时的梦想，想将其完完整整地摆回原处，想在我仍有勇气和力量打拼的时候为其打拼。”

“萌生此念的契机大约是那女孩儿。”我说。

“我说，家里还有乌龙茶，不如上去坐坐。”我并无恶意地建议道。

她瞪大了眼睛望着我。我再度意识到自己的傻气，哪有头一回见面就邀女孩回家这回事的，即便是毫无恶意。正当我不知如何收场，她低头看鞋，然后突然轻声说：“没关系，今天不想回去的。”

于是，我将陌生女孩儿领回了家。在开门的一瞬间，手表显示23:22，脑海里闪过一丝不信任感，觉得自己荒唐得可以。如果是骗子盗贼什么的……我打消了这念头，随着她小心翼翼脱鞋的动作，蹑手蹑脚的样子，我意识到她还是她，从咖啡厅到街角路灯下到现在，都未曾改变过——她身上始终未曾闪现陌生的气质，一成不变。

“屋子不大，一个人住用不着太大的。”我边开冰箱边对她说。

她点点头表示同意，要了含糖的乌龙茶。我则开了罐啤酒。

在她浏览唱片架里的CD时，我换了身舒适的便装。“大多数唱片是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

“了不得。”她抽出一张 Keith Jarrett 的专辑，“能放？”

我多少有些讶异地问：“你也听 Jazz？”

她顺势坐下，身体依着音箱。我开动机器，啜了口啤酒，斜靠在床头。

“你不会在我啤酒里下药等我昏睡过去之后作案吧。”我开玩笑地问。

“那你还让我进门？”她做出怔怔的表情，用严肃的声音说：“觉悟得太晚了，我可是海盜。”

我扬了扬手中的啤酒罐，笑道：“很荣幸认识你，海盗小姐，请尽管拿就是。没什么值钱的，普通家电，几张不入流的唱片，少量现金，银行卡设有密码，爱拿什么就拿什么。”

她似乎只沉醉在 K. J. 弹奏的朴实的乐曲里。我环视我的房间，思忖今晚发生的一切，问自己是如何出现在故事中的，并且开口出声：“为什么是我？”

“哎？”

“我是说，为什么把心事告诉我，一个陌生人？”

“怎么说好呢，”她也思忖着，“原因可能有两点。首先是因为你的专业，那是我曾经的梦想，很可惜这辈子怕是无法将其实现了。”她微笑着露出遗憾。

我本想打断说并不是再没机会了，但她那分明是怀念过往的神情让我欲言又止。

“其次，”她继续道，“不怕被笑话，总觉得你身上有熟悉的气味，像晴好天气下的动物园，自由而纯洁。在离开这一区之前一吐为快，作为对象，你是万无一失的。”

“原来，是这样。”我说。

“真的拿什么都行？刚才说的。”

“是真的。”我认真回答。

她微微一笑便缄口不语了。

唱片放至三分之二处，我喝完了啤酒。在柔和的灯光和舒缓音乐的作用下，随着夜的深入，渐渐起了睡意。我隐约听到激光指针移回原处的机器声，随即在一片沉静中感到身体下沉，意识下沉，很快睡了过去。





“喜欢那女的？”大象阿舞问。

“哪里。”我说，“何况她有心上人的，据说一直苦苦等着那人从国外回来接受她的爱情。”

“怪人。”阿舞嚼着干草口齿不清地说。

“总之不能用简单的喜欢或不喜欢来概括，我对她的感觉是游离于情感之外的另一种东西，奇怪而复杂的，我自己也闹不明白。”

“怪人。”

我不得不再次苦笑。太阳正越爬越高，动物园里开始热闹起来。幼儿园的老师带领成群结队的小朋友来参观。孩子们喧嚷嚷嚷，看完了长颈的家伙又拥过来看象。

阿舞在孩童们的瞩目下舞得更起劲了。它不仅晃着身子，并且甩鼻拍耳。不仔细看会被人误以为是不安的表现，然而只要观察它是否拍耳，一旦拍耳就是心情舒畅甚至是洋洋得意的。小朋友们拍手叫好，并向它招手，嘴里叫着：“哎！哎！象鼻头。”

他们固然不知道它的名字，那只有我才知晓。

在它来不及搭理我的时间，其间有一次习惯性地抬手想确认时间，终归手表不在手腕上。不在它应在的地方。得得，今天是休息天，我告诉自己。何况我已经学会在工作日不用手表判断时间，只靠感觉掌握光阴。我闭起眼，光线透过樟树叶子映在我的脸上。

22：00，随着最后一盏灯的关闭，写字楼全无了生气，俨然竖立的空火柴盒，只消用指尖轻轻一碰就会“噗”的应声倒地。

“真不好意思。”她说并收敛了肢体表达，“尽说了些丧气话。我是犹豫了很久才付诸行动的。”她像在看异物一样看食指尖上套着的易拉罐